

石

匱

書

石價書卷第二百五

明 劔南張岱

名醫列傳總論

語云詩有別腸酒有別腸余言醫亦有別腸余嘗見世之名醫其智慧識見多與人殊故其刀圭所及必洞胞穿扎發必有應否則庸：曠：其殺人也必矣昔王宇泰精於舉業未嘗過問岐黃其房師某把療疾不起呼宇泰謂曰我之病世無起我者竊思之必

宇泰學醫方能起我宇泰承命即究心醫道一年醫學大進其師方卧床第數劑即起遂為一代鑒宗蓋其房師真見其智慧識見高遠出人非是人決不能入我膏肓驅除我二豎也太史公記扁鵲之遇長桑君以扁鵲為非常人也乃悉取其禁方諸書盡與扁鵲復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使扁鵲為非其人則長桑君之禁方神藥亦豈肯盡予之哉故知

世之學醫者非具異稟遇異人讀異書人命至重慎毋輕言鑿學也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不謬出而用藥徃如神維德所治疾既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竒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仁厚但求謁者亡論貧富有一窶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註解不加穿鑿獨嘆

治眼一書不脩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啓微原機本之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
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
有疾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
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
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
疾則曰素不審甲審遂用甲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
赴於瘡痍而不能搗援於死生也是曰缺義一身也

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績下不敢
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戚朋友任
之狂巫鬻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缺智儒不
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寒內傷煩
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今世指某
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曰非某科
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無能而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

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以藥餌事
太祖有效每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

上使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枝殫矣請召原禮
原禮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
臣知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
視之而亦輒愈顧語王歿下病在膏肓即復作不可
治久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歿下已
有言若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

漸當其少間輦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
獨不問原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為太醫院使所
著證治要訣并溪心法附餘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為木客吳人王
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
我乎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俟原禮出竊原
禮書遂得其傳將以書授寅：與韓叔暘故從賓
學古文詞既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為縣醫官尋

與吳江人梅某並坐事遽入南京既至駕幸北京矣
坐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未吾死矣乃自首盜入
家廟髡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棧木天壽山有監工某
侯竒其貌令主書筭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
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遇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于所
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
成祖射西苑太監往觀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
安得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成祖召寅

寅方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
上養黑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為

上怒與猿銀鐺之無何猿死 上益重寅術一日雪

霽與叔暘等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 上論所

以戰勝狀寅曰是天命耳 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

宜瑞不宜多叔暘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

上乃賜之御膳他日與叔暘奕御醫院 上猝至命

終矣而觀之寅連勝三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並

詞一闕 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為太子妃地道不通者十月衆醫謂胎也 上使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遂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有此人不令早視我及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數日脹益急復召診之疏方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待妃痊否妃服寅藥血大下疾遂平當寅鎖禁時家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既三日紅仗前呼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為東宮所不喜至是度解釋一

日 上示之意則未解大恐以謀忠徹忠徹謂無傷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 仁宗即位寅求為南太醫院以自遠 宣宗即位召入甚信用之賜為醫狀元今兩京大醫竝祀寅有弟宏亦精藥論傳于至孫皆能為方

將用文向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 仁宗隨事獻規 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

以是緩效時。請清心寡欲以強聖治。蓋以醫諫。

仁宗賜之第。固辭。傲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上遣

問之。曰。卿即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蹄。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皆漢卿。笑不

答。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瞽十年矣。

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為之翻睛。刮翳。歛然。辨五色。武

城某子。病胃痛。不可言。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

鼻中俄吐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氏
婦有妊歷十四月不產疔瘡且黑漢卿診之曰中妖
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痼僕行漢
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魄
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苗
行長山徐姬連驚疾初發手足顛掉羸裸奔走或歌
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
林黃士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破白滯出

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熱家人趨治木矣漢卿為
剔竅女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於
越楊翁項有疣如爪大醉仆偕下疣潰血源：流凡
疣破血不可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冗血止烏傷陳
氏于腹有出捫之如罌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漢
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燔針如芙蓉者刺入三寸餘膿隨
針射出其逆有聲愈諸醫黃生背曲頹杖行醫以風
治之漢卿曰血溢也為刺兩足崑崙穴項之杖杖去

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
機為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
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脈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
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
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
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
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痼

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瞽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效
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
所乘矣諸脉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
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
胃與大腸也恐飢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
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
有吳人葛乾秣為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鎡為顛顛
醫嘉靖中吳人薛己為外科醫皆有名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常有一僧來謁蕭待之
良厚久之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
不珍重一日細視之花瓣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
方也大異之令其婿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
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
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
武廟在祿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癩作夜分召林一

已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
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怫
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
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
會若謂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癥膚內曰吁百日
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構形之餘穢
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
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

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
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紫奈何劑也林
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淒；歆而陰氣舒
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蒸于下其可瘳乎如
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
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
肉溢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

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效服砒
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
而吐而砒得羊肉不能殺人是以可愈鄉人抱奇疾
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
景以後一人然其為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
可致也縱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
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嚮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
過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為世醫至傑更博通清
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
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診脉主方心
臟為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清以
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
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
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
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一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

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願不
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
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上謂宗周所薦多
私與賄皆俗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召傑一
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俗醫也因厚賜傑詰
責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每病屬傑治輒
立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

虎衣一 上幸虎園虎騰而驚傑愈 上進一官賜
銀五十兩表裏一 上試馬御馬監卒腹痛傑愈
上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遊幸傑恒從
上常枕傑肩而卧有所摩撫 上不以屬便嬖一愈
上病則 上進傑一官為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回讓
三年而遷院使 上欲以禁衛銜傑賜蟒衣傑謝曰
臣幸以藥囊侍 陛下敢乎哉 上南巡傑以醫諫
繼之泣 上怒叱曰汝謂以藥囊侍我者耶自是不

得從行 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見傑疾召之馳入
見 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還通州時江彬
力請 上復幸宣府意 上病或有不諱恐誅易為
變傑診已密言諸大奄曰察 上脉幸可及還內耳
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墓地乎奄然之乘間
曲說 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 上病狀即詭言
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 上崩彬坐誅傑有
子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
能剗割滿洗若華粦然人不之信過岷縣長樂鄉有
錢導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剗割亦死不剗割亦死等
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
寸許出痰涎數碗導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傳
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

李玉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
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王珍視

曰此蟲啖腦也合穀毒諸劑為末吹鼻中二三日蟲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双拐至者玉針之立去其拐浙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况疾在表而深非小之藥劑所能去乃焚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玉診其脉曰此子癩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

號曰神針李

王肯堂號宇泰又號念西居士南直金壇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編修精於醫道有醫學準繩諸書與丹溪心法並垂為世

無間子姓趙名獻可別號養葵著書曰醫貫其言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煉之為丹釋傳之為燈儒明之為德皆是物也一以貫之也其以命門為真君乃一身之太極即在兩腎

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于二陰之中也故指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不離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水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于水中補火蓋火之原以消陰翳其用藥以六味八味丸為主多著奇効會稽張景岳名介賓本其說而推行之註經行亦名醫也石匱書曰太史公叙扁鵲倉公列傳其人為千古奇

八病亦千古奇病術亦千古奇術遂使其文亦成千
古奇文我明醫學都只平：使傳述之人何所措筆
近稍得其乃圭起死幽秘可傳者又皆為草澤中人
然則天下名醫其埋沒於草澤中者亦已多矣

石匱書卷第二百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列女列傳總論

石匱書曰列女者女之流也有以賢孝見有以節義見有以俠烈見亦有以才慧見品類不一故曰列也世多認列為烈其間不無遺議范曄之入蔡琰不啻為千古口實乎蓋其請給筆札手錄遺書事自可傳曄總贖：豈以從鹵之婦乃辱我彤管也哉

范氏清江人宋范曄孫女洪武初召為女史授孺人
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
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為仁孝皇后
次為代王妃季為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
顧獨不願嫁盖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故也仁孝
皇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 成祖聞其賢欲聘而

立之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
官直抵其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
面有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歸視曰尊貌
明瑩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矣女官出遂
削髮為尼 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蓄髮如舊
仁宗張皇后自其為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歎服
之宣德初皇后為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
之禮及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

女肅拜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人私相語曰是薄皇后而不為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焚脩終其身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為閩州守失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坐累死家人皆遣戍金蓋衛宋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以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養其姑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

死妻子當沃為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
鬢錦奴擲梳地下與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為計行至陰
澤崖岬峭水深四無援路從有輿雖下投水中衣屨
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掠至則死矣
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李宗頤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扼而欲
汗之夏氏結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頤入國

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與宗
順妻同時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真淋真七歲能誦詩
鼓琴友諒寇南昌淑真取琴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
吾絕絃於此乎父母恠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
明日友諒至赴東湖死

林淑圓滿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
圓方七歲擊登聞鼓訴冤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
鉶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而抹母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歿繫京獄妻吳氏走依母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泯其屍時孝女襁褓耳既長問母曰何無父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及并勇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廟耶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期已屆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雄經室中衆驚愕詰其母曰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為父報仇也號慟數日

亦死有司聞之為治殺潛之罪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
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為兵卒從
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過其叔父乃贖
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于成都之尹氏
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
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携
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為業衣之小兒衣以便

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說姓名曰張勝與李英鬻販同卧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澁溺必暮夜踰年與偕歸突然莽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分明則妹甘死姊召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聰為婦人裝大驚愕歸如有夫姊謂妹年均即以妻之

善聰曰果尔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之厥驚異遂初為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諸娥山陰人父士吉以訟觸太守怒笞之二子應璧應奎其膂力道遇太守騎持鉄鋤犯太守車以報父怨被縛上巡按巡按以聞詔以太守激變逮太守并逮士吉應奎應璧暨娥至京父子皆坐辟父老且病娥方八歲哀號不止父友朱克和者為娥作書走卧釘板釘刺骨累：上憐之減死止戍其一兄赦一

兄送父及娥還浙娥創重道卒朱克和又心憐應璧
冒應璧名之戎所而并脫應璧歸里時人義之應璧
歸數傳後生禮部侍郎諸文懿大綬以鼎元起家萬
曆三年直指上其事配享曹娥祠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永樂中康至興文閣棧道
墜江死袁氏聞訃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不
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於崕側詔書旌門

唐貴梅池州貴池人笄年適夫貧且弱有老姑者

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至池見婦
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
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勿聽斷以炮烙體無完
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受
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
保出之親黨咸初婦曰何不吐寔婦曰若然金吾名
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袿襦雜經于後園古梅樹下姑
不知也乃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挺之且罵且行曰惡

奴蚤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
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及親黨咻曰生既以不
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慟為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
死商人必倒贖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于樹三
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陰雨晦暝每見形
梅樹之下

寒香晚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
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

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
子諸姬侍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
人有死無二幸及公未瞑願賜一棺同處且封鑰之
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
髮以見志公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
月餘公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窺戶
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舉嘉靖己丑進士錦旋二
氏曰妾等犬馬齒已踰七矣幸不辱先公於地他日

相從可無汗顏矣又况有佳後邪于是即日令啓綸
而出之則皤然毀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為
之奏聞旌曰毀節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驟攻
廣城興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氏率軍人嬖授
兵登陴皆盔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
軍

義倡邵金寶者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叅將

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無可寄妻
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屬邵曰吾生死不可知顧獄中
無以為衣食惟予之所費吾死其贏者盡予金也邵
策日費以其餘結權門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
富兒金展轉布置公子得綸不貲竟因以出綸繫
獄十餘年復官建昌游擊而邵提還綸更羨四千有
奇綸益德邵與之俱官綸妻聞之自家中來為高坐
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荅居旬日語綸

曰夫子陷於難妻不能出力為夫子出力乃在故游
娼妻不能為夫子妻妻歸矣即與夫子居惟夫子念
之垂淚而別

京師娼高三者昌平侯楊俊與之狎昌平去備邊數
載媼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亭所
構陷以大罵蒙塵謂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
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罵者誰令何在吾提軍救罵
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衣而

來乃娼也楊碩謂曰若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往妾隨至楊既喪死娼慟哭叱其頸血以鍼線紐接着於頸碩楊家人曰去塋之即自取練經於屍旁

林大輅妻黃氏蒲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為工部員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跪大輅偕同官蔣山卿

何遵疏救曰罪不及臣。實恥之。疏入。帝廷杖百。下詔獄。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氏日夜焚香。籲天祈夫免死。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妻為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氏入獄。當廷鞫。銅拶鐵華。脩極。妻楚至。斷指不承。鞫者微諷之。黃氏歿曰。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與勿出宗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敢媿為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

不任刑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略嘉靖中陞官都御史

陳小奴為黃三苟婦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苟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於門忽聞三苟為虎所扼遂棄女於地手執門闕迫至山足奮身號叫拽持夫足於虎口中提鬚擊虎：驚擲三苟去而三苟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為女御史有

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衆擒迫以歸。小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莫亡夫燒除靈座，即復來。土豪從之，莫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澤上，屬強緞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為收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而土豪囑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瑾素弱，葛善為調節，使讀書成。

化中以進士為分宜令葛與俱往其明年瑾病踰時
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金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
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
匿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瑾於他室埋其
銀污池中葛着瑾之服升堂以俟賊至則陽為好
語相勞苦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
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覓物色捕得之

烈女熊氏麻城八十歲許字邑人劉康疾篤女割

左股遺康幼弟誤棄之復剜創處寸許遺康食之竟
卒訃聞女伏地哭曰吾事定矣是日即不飲食求死
母勸曰汝與劉未姻雖嫁不為失節也女曰我已割
肉餉劉朕肉無幾可復與他人餉乎義不獨生母強
其食再三乃給母曰弟伴我送劉殯即無死母携之
往見其姑即大慟至墓所觸柩仆灰壙中吞灰塊噦
噎求盡親黨力與之至家夜几西縊守者解之至曉
告姑曰欲我無死須為我立嗣姑喜許諾請尊長立

奉付女：佯笑拜謝徐為姑曰我困甚求靜卧暫息
姑從之女入閉門遂撲撞大震舉身擲地者再急破
門視之見倚壁卓立如生撫之則氣絕矣死年甫十
八

歌者婦張氏善歌而姣南中大帥恃勢恣橫召歌者
婦供應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
欲私之婦拒而不進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于別
室多其綺麗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欣然接待情

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于袖中拉帥刺之帥絕
袂而走婦逐之適有奴居前聞其非獲免旋遣執之
婦已自斷其頸矣

貞婦吳氏行三故三娘名閩之晉江人為女時以穠
艷稱見者噴：皆有娶妻當得蕙華之美其所謂表
兄則因伊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也蓋稍
長故三娘以兄呼之及三娘既笄母亡矣父以適同
里人同里人不記姓名蓋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

忽語三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踰數日去者
杳然其舅姑疑焉問之三娘則曰彼過吾父耳及往
問其父則曰吾未見婿忽一日得無賴子所遺一屨
于荒立間舅姑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疑曰殺吾子
必婦也婦雖不殺吾子吾子繇婦而死蓋疑三娘為
處子時與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于是執
屨與人鳴之官時左方伯實公者亟召三娘詰之則
佳麗人也方伯心念有婦如是不半月而棄之此非

人情三娘之夫定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笞終無撓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楚則自誣服于是索尸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皆病痕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安歸乎惟有一死耳然亦不遽死其繫獄也薪水不給則為縫緝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啣冤而白之上帝不如忍耻而雪之人間吾心明則身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過一

變童心好為故隨之粵東耳至問留鞋何意則曰吾以絕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撫心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停步空舍中召無賴于詰之曰吾與若大義絕矣一言而死耳若死吾父兄若玷吾名僅以一龍陽耳且半月衾枕三載囹圄若之捐予苦予也負心哉無賴于報不能對惟牽衣謝過于是三娘絕裾而去曰訣矣訣矣手持一牒鳴、訴堂下堂上人忿無賴于重撻之慰諭三娘使歸、之夕即自經死無賴于

復踉蹌遁去不知所之

烈婦汪氏歛之潛口里八年十七適夫程耀如夫婦相敬如賓姑方氏病烈婦侍湯餌衣不解帶者旬月姑病瘳乃已歲丁巳挈家之閩邸一日欲就試新安別去烈婦深知夫患瘡疾日如素為祝夫至家瘡益甚弗克竣試事就醫京口汪氏聞信朝夕顙天願以身代無何函聞來閩汪氏一聞慟絕姑方氏力救稍甦絕食凡七日方氏慰諭再四重違姑念勉強進一

已而不食如故方氏監視其坐卧又數日俟姑起梳沐遂取帶繫頸死

周孝婦張氏真州農家子周祥妻也姑湯氏年老寢席數載婦憂之坐起輒嘆俄見道人立于門因問吾家有老病者久不愈有方耶道人應聲曰須人心肝立愈矣婦怒曰人肝那可得曰肝有諸身剗之而得也婦矍然曰誰能剗者曰非其子若女即其子婦他人安能婦入取餘糧出于道人已不見出戶東西望

無有也。心念是神人命我祥，有從弟文顯者，向為其
母病，割左肢愈。是年春，其父病，割右肢，尋亦愈。孝婦
乃從容向其家問所割狀，文顯曰：「割即割矣，何問焉？」
婦歸而諦思，又問問人肝所在處，持一升粟，向桃氏
置利，刃六寸餘，會未得間，時農時方隙，乃時促其夫
祥往耕，曰：「事寧先。」人祥戴星往，及旦，遂割左腹，創三
四寸許，血外溢，內蔽于黃脂，不見紫色，如肝者，探手
得之，出數寸，割之，擁以敝衣，束帶起而熟存諸姑。

素愛少子且小姑年已十四五婦囑叔若小姑無涸
姑食使得盡此羹姑食之甘嬾歸室而卧祥歸告其
不時炊也曰予腹痛小姑視之見血流薦席始傳播
于市姑起而遂愈市人皆曰吾故聞有香味之異是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二十一日也真州令博陵
王某巫異之為請于上官月賜孝嬾粟

程氏徽州歙縣人歸同邑胡尚綱崇禎辛未四月綱
染疫不瘳婦私割股二片啖之不咽而嘔竟不救時

年二十餘年婦少生數歲即絕食誓從地下以有娠
翁姑強食之無何果生男撫之越歲正月六日以痘
殤婦復理前誓致謝翁姑竟絕食百口曲喻不聽徐
簡奩中珍珥無幾盡今變易為就木費無損翁姑自
擇十九^日之吉如期而逝先是夫嘔二肉以誓函之置
床頭至是取附諸體曰示吾全歸直指題請建坊旌
之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於新會傭作

劉銘家銘見莊氏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
梁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椎殺之海中越三日莊氏
見夫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氏
物色其衣褲金也即歸携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死時
年三十二翌日三屍隨流遠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
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
人有司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歸烈婦陳氏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米歸二年

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尔母寡居無子我即
死畢喪尔自歸與母居養尔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
即死妾將隨君善世死婦歎拔劔欲自我母抱持奪
劔婦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矣自教尔死者四無
子宜以年少尔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
子奉養無須我尔死趣母市棺曰我婦人死即殯不
可露屍竟自經死

崑山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氏斷髮

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為孤亡吾死待
塋畢耳偶出外議諷之登車即用石灰自矐雙目居
一年塋夫畢舉首觸石復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卧
棺中不語三日死

山西二烈者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
外掘萬人坑三五十處皆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
死頭插草標上街自鬻遇一男子出戲言調之慚甚
遂撞石死又有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

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
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
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
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
死

二戌卒婦洪武末有戌卒某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
死汝年少當再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
子庶相保也語時適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

志乎妻請先遂投壘而死其一夫臨刑婦脫簪珥求
酒肉啖之曰當從予俱死矜視河橋上見夫死即自
沉

雄山四貞者趙公賢女名閔兒正德六年霸州賊流
劫郡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至上党居民竄匿山谷
擄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為擄置馬上輒自躍撲
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其美扶上馬以刀
脅之復自擲踏地罵賊求死乃彎弓矢貫其眼復下

馬斷其右臂以死焦相妻程氏為賊所牽力卧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數道瞑目罵不止殺之袁佩幼女雁菊年十六見程氏死亦力拒不肯行賊奸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王川妻平氏被驅眾中見路傍井茨謂群嬖曰吾志遂矣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詔旌為四貞

正德年間狂賊劉六劉七嘯聚十餘萬眾殺掠齊魯一日次東平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步將度

勢不可脫即跪候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
污之賊大眾已起營獨所遇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
所為次及大姑三侯賊上體即兩手交接賊頭小姑
以死踞其身賊疲不能起嫂即其刀斬之往報之官
準格給賞時皆壯之

薛花娘者濮州妓也賊朱鬘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
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
官因遂盡攻悉擒其衆

山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貧居紡織為業里中惡少王宰素窺矚之女自持端謹他日母出宰踰垣偪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毀身終不移罵不絕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為治其罪

烈婦劉氏歸于王生生甫十六烈婦少於生三歲生補邑弟子有聲發憤下帷不勝翫得疾寢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乃又不敢弗見晨昏進湯藥恠瘁發親生卒不起家眾環哭顧獨不見烈婦乃倚室戶

縊矣排闥而入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

其伯母姑曰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

明日復縊偶係脫墮地蘓烈婦哭曰奈何求我而不

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婦烈婦

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斂服資飭又剪一皮金為一

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

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霧輻者再烈婦

歸牀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

夕顧侍女具食于廚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
則異風復歛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婦為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
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以
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濂受學通尚書事曹
國公文忠為參軍陳善効忠甚見禮重洪武中以內
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于獄石氏號哭不欲生吏
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門婦死其鬼耳夫既

亡寧能污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媼強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絕高祖嘉嘆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其閭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早亡母窘衣食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父喪又夫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快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斌前妻子遣婢潛說欲污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詈曰死則

死矣吾肯就其辱耶一日斌它適前妻子操刃即之
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死不受辱前妻子遂刺殺之
斌歸捕前妻子置空室中絕食死而郡中大旱守何
文淵禱雨不應曰吾郡中豈有冤乎耆老以烈女事
告文淵大驚為文往祭天立雨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
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
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真死者懷中

于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寘瑄懷中塋焉而女
乃遂卸容飾素苧縞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女聞縊
死後五十三年瑄有侄曰永康者改塋瑄而求陳氏
骨合焉塋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張氏者李傑妻
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
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天之日君死妻以不願
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其父母
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死高氏者長永

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
之嚴則日于几筵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母知之
泣謂之曰汝今年十九耳柰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
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魏相妻也相死祖
姑王媿婦有決志引婦登樓同卧起婦哭之連旦不
輟聲母結其祖姑曰我渴甚姑信之下樓取水婦以
手中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妻也
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辨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

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
後園素樹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
母病母死廬墓三年于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男
舖而夜殺其鄰舖客盜其財于是逮孝子獄無何孝
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前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
為孝子我獨不能為節婦耶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
人白其事于官為六女立廟

李華江西人娶婦胡氏華隨父經商姑易氏淫縱日

與諸惡少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特時切
諫姑及踏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
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嘉靖十九年撫按上其事為
立祠名哀烈

烈女周輝者居庸人而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
張耀待年而耀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閭奔許吞
聲哭自廢其飲食旬有二日自經死先耀家買棺得
巨木拆而二之至是遂以欽輝死家所藝花卉一夕

盡死

竇烈婦瑞州通判姜榮妻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瑞
州妻倉卒付竇印亟集兵府無城而賊入以刀傷姜
妻竇哀救免之因執竇先藏印池中既被縛行
有同被繫者父子也竇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令其
父歸報令來贖我也賊如言竇密謂盛曰我所以未
死者以印在東池中莫告也令言之吾死矣道井傍
給賊渴欲得飲因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祀之

邵縉紳妻陳氏縉纓妻黃氏上杭人宣德中福建亂
二氏奉姑匿金山岩穴間賊執欲犯之二婦結過河
入他舍可聽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
受辱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
水上兒尚在抱中人感悲詔旌門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
遺妻劉氏子稚平方六歲親戚憐劉氏少寡諷使嫁
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

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
曰義姑塚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氏被獲
悅其色欲污之楊氏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
之罵益厲賊剖楊氏腹剗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
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
饑欲以二女為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為娼二女不

從以死自誓雄強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既三日復屍挽手竝浮水面逆流而上衣屨如故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槌綿而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予美少年惧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佯出屬少年偏近之女覺給曰俟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業綿槌奮擊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既塋墓上草棘不生

鄧烈婦諱閨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十有五歲而適

璜潭曾景昭正德間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奪為
淫行烈婦聞憤曰狗鼠乃尔豈謂人盡懼死耶忽
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革襲我矣火屋
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姑出走盜得
之索賄罄與首飾請姑脫請子脫乃獨絕烈婦
脛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牛尾洲度姑若子
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後人來至死所往

見黑氣如車輪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靖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無污地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于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訃即日去盥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奮身投海賊拯起之欲殺其父母以徇其從女曰辱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嚙舌而死賊憫焉乃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率二弟幼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為之媒蔣氏曰已從夫而致弟
夫所非仁也况能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
為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長各為娶婦家
財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暄之女永暄妻生妙聰及子
四人而永暄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暄妻痛不自勝歎
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
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

至貧事母至孝母爰傷目替妙聰朝夕奉事焚香額
天日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男
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
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
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
鄉人稱之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容之子容老且嗜酒終日曠
客姬多與諸惡少私貞女見之驚反走姬惡之日事

鞭扑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嫗通貞女誘之者萬方不應一日直偏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巖哭泣達旦嫗恐事泄繫諸床守之貞女哭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曰乃我刃我一前刺其頭一人刺其骨椽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其室反風滅之事露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狀杖嫗死暴嫗尸於郊垆令母收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

群鬼啾：遂之始令鞠獄時出貞女屍經署三月顏色不改創孔中猶有鮮血立祠祀之祠傍人聞鼓樂聲自天下者數日

歛中七烈者孫氏松明山人汪永錫妻也家故貧賣餅為業數年永錫瘵久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語孫曰吾病久賴予以延于今願天授于嘉榻答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即有不諱竊自計大事畢而從君令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誰能察耶請

蚤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先永錫十日歿鄭獻長齡橋人娶汪氏女居數月而獻客死女聞慟而絕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辛家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汪氏適夫謝湯湯病狂每狂發目首跣足過人輒哆口蔑或梓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其後湯病狂愈甚又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惟謹會倭寇入湯狂走出候人

以為倭也掠殺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
則遣季女與婦同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于
又死我奈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為信防稍懈會門
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授
季女鑰投水中死陳淋人為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
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閩廣盜入吉安一中
死焉淋人輒赴井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
主不幸死即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

主喪淑人乃強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旬旬奉喪歸至之日遂不食于婦奉饘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母何忍見倍母縱棄于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子長矣上事祖母下拊庶弟能任之即母不幸以病疾終惡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祀忠愍祠鮑氏者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賈家若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夫即凍餓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

不起以其私告母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自傷乃起為
應宿治喪其既其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
矣今喪其既其請先君其侍君地下君母嚴他日懼
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
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塾汪鳳後十五年鳳死女
輒斷髮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媪
勞之女語媪曰母多言我生死固汪氏婦也若婦告
我姑旦日亟臨視我猶可須火母死從姑歸不來

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曰
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
夫喪即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其不可
奪也遣車迎之比至寨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
葬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載而應玄病惟李
為遺愛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妻君在與在
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于是歸辭其
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分之

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
入救以甦父至泣曰汪即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
未亡人可矣何死為李佯應曰諾日暮遣守衛人出
就食頃縊卧內死汪道昆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
之足也亦風教誼俗使然耶柳天性也北山尚矣賈
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
乎長齡之死乃在并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陳
李以富貴隕身於平烈矣

王烈婦宜陽縣人婦貧窘出外貿易為狂且執其手
因自斷其臂死之萬曆六年旌表立祠

巴縣侯節婦夫戍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
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剪刀刺心而死

劉烈女者錢唐人也居江之滸年十九字諸生吳嘉
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嘗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
貧所居淺隘與少年張阿官鄰阿官故逋蕩窺女貌
都狂發夜躍上樓穴窺入逼女：大呼賊踉蹌脫走

元輔驚起擒阿官繫而髡焉未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之遽糾黨斬門謀奪阿官且鳴金號于衆曰元輔實以女張而又穿之女聞之拊膺長號曰天乎辱人至此當是時女父母專外禦不能中顧及事解散登樓見女投繯奔救已氣絕乃以聞于郡有訟梟曰丁玉蘭者為阿官謀賄元輔金當獄元輔顧訴女承行若為奸露然者時郡守河南劉夢謙者有廉明聲顧念即如父言罔無死法然心回疑之乃故軒其獄而

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女潔烈及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開文雜治之一訊吐實于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譟呼有為之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劉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死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眉寔處于乃拊屍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縷如含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

廷自搏叩頭立死倪元璐曰女不幸著烈猶臣不幸
著忠也石擊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
怪天地之性循常喜安而常其變生氣作則躍為雷
電播為風濤其固然耳今夫旱變伊周非必奇鬼而
長弘著其碧血伍脊馳其素車皇英姜妣不謚霧妃
而曹女沒而載屍李娥烹而湧鐵此非為聖鬼悶然
傑鬼狡獪繇夫循常者神靜嬰變而氣翔也故曰多
所見少所怪使儒者閉戶枯坐讀古人書見長伍李

曹之事必將心疑以為荒誕今觀于錢唐劉女者則豈不然乎

石匱書曰後漢書龐涓母傳寥寥數語不甚昭著及見皇甫士安一傳形至刻畫幾欲呵活娥親文人之筆可多得乎哉我明列女軼唐躡宋其間俠烈之事愈出愈奇特無龍門椽筆一寫鴻門耳鮑照才短詎能與范曄分過哉